

談談振鐸同志搜集和收藏的戏曲书

赵 万 里

已故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是五四运动以后著名的作家、文学活动家、卓有成就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者，并且是一位名闻中外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方面很广，其中古典戏曲书籍，不仅数量非常可观，而且在全国私藏范围内，质量也居首位。

远在三十年前，那时振铎同志正在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书，曾将自藏戏曲书籍为中国文学系同学举办了一个中国古典戏曲书籍展览会，会上最吸引人的要算明代刘龙田刻本“西廂記”和玩虎軒刻本“琵琶記”。振铎同志对刘龙田刻的“西廂記”看成是个嘉靖年間刻本，因此自认为这是流傳到現在的最早的刻本“西廂記”（那时弘治十一年北京刻本“西廂記”，尚未发现），其实这话未必可靠。刘龙田书肆的活动时期約在明万历中期，他家刻的“三国志傳”、“胤产全书”、“千家姓”、“古今玄相”、“詩經发穎集注”、“文房备覽天下难字”、“伤寒活人指掌”、“伤寒論”等书数十种，无一不是万历年間刻本，“西廂記”似乎不可能是例外。玩虎軒是明代后期徽州人汪光华开设的书鋪，除了“琵琶記”，还刻有曲选“征歌集”和其它通俗文艺书籍。玩虎軒本“琵琶記”中的插图，精美異常，“南浦送别”等幅，工致妍丽，尤为动人。这部书，大家公认为图文并茂的徽派版画的代表作。

振铎同志对搜集元明杂剧资料方面最巨大的功績，要数他在一九三八年中国人民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在上海克服了无数障碍，搶救了一部明代赵清常抄校本“古今杂剧”，終于使它全数脱險。原书七十二册，現存本缺少八册，仅存六十四册。其中收着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包括元人关汉卿、王实甫、馬致远、白仁甫、高文秀、郑德輝、李文蔚、秦簡夫、孟汉卿、戴善夫、郑廷玉，明人賈仲名、楊文奎、朱有燬、康海、楊慎等著名戏曲家的作品，和元明两朝佚名作家的历史剧和神仙剧多种。其中一半以上是外間未經流傳的仅有的本子。这一发现，轰动了当时整个戏曲界和文艺界。商务印书館特地根据此书精选了一百四十四种，編印为“孤本元明杂剧”一书，可惜其中某些内容为王季烈等

改易，失去了真相。一九五七年振铎同志为了糾正商务印书館印本的缺点，又把它重新影印出版。这就是大家见到的“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的“古今杂剧”了。

一九三八年振铎同志收得明抄本“古今杂剧”后不久，就把原书送到那时北京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保存。直到現在，这部书就成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古典戏曲中最宝贵的善本，永远属于人民所有。我們摩挲陈編，緬怀过去，不能不对振铎同志表示无限的敬意。

振铎同志对明清曲本的搜集工作，成績也相当可观。除了“琵琶記”、“牡丹亭”、“燕子箋”、“长生殿”、“桃花扇”等等著名曲本的各种版本，有見必收，詳細著录外，他如施惠的“幽閨記”，朱权的“荆釵記”、薛近兗的“綉襦記”，苏复之的“金印記”、徐复祚的“紅梨記”、周复俊的“紅梅記”、湯显祖的“紫簫記”、高濂的“玉簪記”、金怀玉的“桃花記”、陆江楼的“玉釵記”、孟称舜的“嬌江記”、“貞文記”、孙仁孺的“东郭記”、史槃的“宋璟鷄釵記”等等，都有外間罕見的藏本。这些藏本，多数是明朝后期南京书坊和苏州、杭州、徽州、吴兴等地书坊刻印的。明朝万历年間南京三山街一带书坊刻印的曲本，風行南北，銷路远及国外。刻印量最大的书坊有五家：唐氏富春堂、文林閣、世德堂、广庆堂和陈氏继志斋。陈氏继志斋主人名大来，他家刻印的元明杂剧和明代傳奇最多，还广选元明散曲編为“南北宮詞紀”一书。振铎同志藏的“南北宮詞紀”，初印、完整、缺叶少，书中还附有木刻画若干叶。这些特点，是他家藏本所罕有的。

十七世紀中叶，正当明清之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那时以苏州为中心，許多职业剧作家从实际生活和斗争中吸取营养，从历史故事和傳說中遴选題材。他們之中多数剧作家跳出了玉茗堂炼辞琢句的藩籬，不在字面上下功夫。其中李玉的作品，思想性最强，他一共写作了三十多个傳奇，現在能够见到的刻本，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两鬚眉”、“清忠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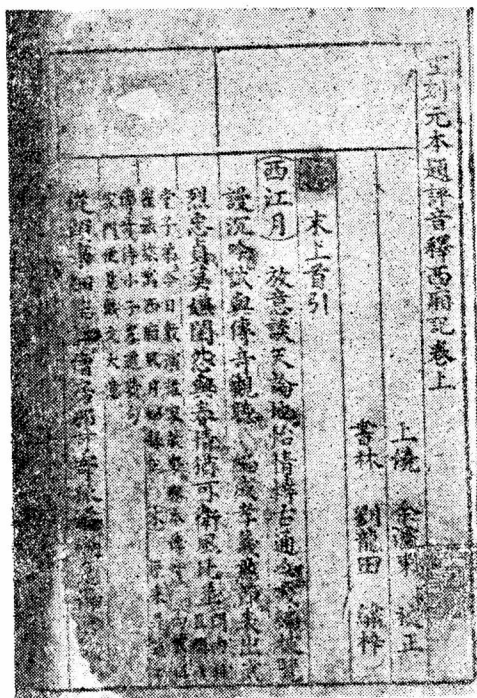
“眉山秀”等七种。振鐸同志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的序言里，对这一时期这些作品推許备至。他写道：

“这部三集所收傳奇，以明清易代之際的十八位大作家的劇本為主。李玉他們，像關漢卿、高文秀、鄭德輝，是以寫作劇本供應劇團的演出為生的。他們的創作力，極為充沛，取材極為廣泛。在他們的手里，任何內容的題材，都運用得生動活潑，深入淺出。他們寫鑄戶傳嬌的情事，也寫熱鬧非凡的大戲。沒有比這個時代這些作家們的劇本，更受梨園子弟們的歡迎的了。這些作家們大多數是蘇州人，用的是水磨調的崑山腔，對白還用的是蘇州話，但照樣流行於全中國。”

振鐸同志平時在談論中甚至把李玉他們的創作活動和元初以大都（北京）為中心關漢卿、王實甫為首的創作活動相比擬。按照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這一基本原則來衡量當時蘇州派劇作家的作品，我們覺得振鐸同志這一科學的評價，是有其獨到的見地的。

遠在二十七、八年前，振鐸同志曾在蘇州發現百種手抄曲本，其中一部分就是梨園行流傳下來的蘇州派劇作家的作品。振鐸同志重價收得後，如獲異寶，特地寫了“鈔本百種傳奇的發現”一文來引起人們注意（“中國文學研究”中冊六一七頁）。其中外間罕見的作品有李玉的“千鍾祿”、“太平錢”，叶時章的“英雄概”、“漁家樂”、“艷雲亭”、“乾坤嘯”，朱素臣的“朝陽鳳”、“十五貫”、“未央天”、“聚寶盆”、“翡翠園”，畢萬侯的“竹葉舟”，丘園的“幻緣箱”、“一合相”，張大復的“醉菩提”、“吉祥兆”、“重重喜”，陳二白的“稱人心”等等傳奇。由於振鐸同志的大力發掘，以後在北京藏書家和梅氏綴玉軒、程氏玉霜簫的藏曲中，又續有發現。現在印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的十多家的曲本，就是現存的這一時期這些作品最大的結集。

總之，振鐸同志一生所搜集和收藏的古典戏曲書籍，名目繁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備舉。今後全國文學藝術界，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引下，一定會從這批文化遺產中吸取養料，推陳出新，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



明刘龙田刻本“西廂記”



明玩虎軒刻本“琵琶記”